

居易堂集



居易堂集卷之八

記

吳氏鄧尉山居記

鄧尉山居爲余伯舅吳明初先生隱居養母處也吳氏爲吳望族推財讓產世多隱德先生早歲蜚聲庠序晚以詩文自雄而孝友剛方尤爲宗族鄉黨所推重以太夫人不樂棲泊城市故遂家於鄧尉焉其宅傍山臨水南向闢雙扉再進爲祠堂三楹稍左折而東向爲書屋庭植修梧高枝入雲屋外古樹四合綠陰覆天後三楹爲山堂軒敞高豁屋如其人堂左爲小樓南向啓北窗則波光澄練搖曳樹杪即西堰也

一覽而虎山堰水歷歷在眼登眺之勝于茲極矣與樓相望復爲樓爲廡太夫人之養堂先生之內寢也伯子長原亦安居焉先生嘗語余曰此地僅有瘠土數畝樵蘇所給不償官逋歲苦追呼新絲新穀所不能免然吾祖父埋玉於此馬鬣之封在焉吾故獨肩其勞子孫以之不敢委也蓋先生生於本支爲世嫡故墳墓之所託祠堂之所在先生得居之長原得守之非他子姓所得而有也長原篤行確如克修父業世亂以後年方壯盛即擲去儒冠盡棄經生學樂以隱德世其家披裘抱甕躬耕采藥怡然自得也余既樂親其人而復愛其山居之勝故時時溯從不辭頻數

每一淹畱輒至忘返鄧尉實吳之奧區而渭陽所居
復擅一山之絕繇宅之右循籬落而西則爲銅井爲
青芝爲真如塢爲玄墓羣山逶迤綿亘數十里層巖
複嶂丹崖翠閣掩映無盡有澗水度遠嶺而來細流
潺潺周於屋下襟帶衡門匯成通港小橋斜度平疇
秩秩衡從其門田外復有山如屏過橋曲折數里許
兩岸皆水田也蒹葭出水蒲叢刺天芡菰菱芡彌衍
波面又有水楊數株落落堤間每泛小舫往來綠港
中盡日沿緣惟聞欸乃絕無人聲既而見桑麻墟里
儼然武陵桃源也出港卽爲上下堰爲虎山爲光福
市人煙聚落與遠山茂樹叅差相雜堰之盡爲銅坑

外即太湖具區也晝則輕帆柔櫓與鳧乙相出沒夜則煙水淪漣與月上下而孤村遠火明滅林外此中淡趣信幽絕矣山多植梅環山百里皆梅也又饒楊梅桂樹一歲之中春初梅放極目如雪遙望諸山若浮於玉波銀海中僅露峰尖翠微欲動而香氣襲人過於蒸鬱夏秋則楊梅桂花各擅其妙夫棲託好佳而優游卒歲豈復知此身之在塵世哉昔阮孝緒爲精舍僅以樹環繞戴顓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便垂史策豈若先生之宅居名山之中山泉花木種種極致乎獨此山野堪偕其人爲不朽矣余遊覽既審遂爲之圖復作記以系之以志是父是子之所以居

之者如此後之覽余斯文者其亦有以想見其人其地也夫

芥舟飲酒記

天下既亂士多長往而不返者其不得已而身依城闕亦必有所託以自適於形骸之外者也李子文中盛年遭世變即日除經生籍其志決矣而隱不違親浮沉人間顧意有不得輒扁舟獨往不漁不釣容與水裔歌滄浪誦漁父激楚流連意盡然後返有足悲者丁酉春日則拏舟見其友徐子於五湖之濱徐子故隱者死生契濶十有三年矣握手勞苦俯仰今昔泫然濡睫者久之文中乃邀徐子至其舟中則見其

滿載皆金石刻及宋元名人書畫也垂簾撫卷婆娑
意得文中即出酒相與痛飲談風月討古今浮白歌
呼以酒自雄不復知其遇之窮矣酒酣文中顧徐子
曰余將名此爲芥舟可乎徐子曰子固得莊生齊物
之指矣天地一坳堂也江河一杯水也則相與羣遊
於天地江河之內者又何適而非芥乎子既以舟爲
名也余請與子徵舟之事昔人放櫂急流輒讀離騷
讀罷則哭志其痛也褰鷁水嬉扣船歌河女而風霆
雜至志其貞也通梁水齋盛載鼓吹乘潮解纜臨波
置酒賞其豪也載酒滿百斛船四時甘脆置兩頭酒
減輒復益言其放也以至藏舟於壑則感萬物之變

遷牽船於岸則語達人之高致清談則船呼孝廉漁
釣則舟名野人同遊則有登仙之羨放歸則有載愁
之稱此皆昔賢之佳話而揚舲者之故寔也而皆不
足爲子道也意者其張志和之浮家泛宅乎彼固有
其高矣而無桮酒賓從之歡抑陶峴之水仙乎彼固
有其樂矣而無書皮茶鐺之供若是舟也固將以襄
陽之書畫而兼二子之雅致乎坐客皆稱善樂甚於
是舉酒復酌相與攬夜色之蒼茫拊河山之寂寂以
足扣船引聲而歌小海之唱而風起水波鳴夷爲之
彷彿也歌笑雜踏飛觴無算尊中之酒不空而鷄已
三喔矣

病中度歲記

枋猶記憶童時侍先公先夫人度歲歷歷如昨每當除夕晡時先公必呼枋柯易禮服先公率之以祠五祀拜家廟魚菽糕果秩秩也進而少休甫暝集余兄弟及女兄弟於堂上則已燒楮燭如晝焚百和香香氣煙煴襲人衣先公先夫人各盛服而出率余兄弟同入至太夫人閤前拜請至堂中共舉觴焉拜訖然後先公先夫人交拜舉觴以次余兄弟跽而稱觴於先公先夫人膝前以次余兄弟男女六人亦遞相致酒事畢則僮豎爇洪鑪於庭先時備松薪之佳者截而斲之縱橫架之高與簷等寔以柏香冬青取其香

也此亦楮拙遺意第稍華飾耳爇鑪時火光燭天雜
施爆竹煙火火樹銀花頗亦繁費蓋先公極貧平時
以典質爲事而性不喜庫車羸馬以爲儉且上奉太
夫人極養堂之歡故歲時伏臘家庭燕喜尤盛而可
述也既而先夫人早世既而太夫人仙逝每遇令節
先公必偃仰踟躕潸然出涕無復曩時之觀故位望
雖日隆余兄弟雖日就成立而其爲家庭之樂則大
減於昔矣自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之變先公
益屏聲伎出媵侍惟以死爲念故於除夕及弘光元
年元旦遂令家人不得賀歲不行拜禮其爲度歲也
黯然無光余兄弟痛先公之意不禁歔歔而先公則

已淚浥衣袖矣。是年夏閏六月，先公即爲汨羅之遊。余兄弟痛先人之意，每當度歲，則僅一拜先人木主。家人亦不賀歲，兒輩亦不拜謁，十有三年未嘗改也。然歲事之應盡者，不敢有缺。二三年來，窮愁日甚，每歲輒減。至於今之歲，交餅罄，壘恥除夕晡時，尚未午飯，而又未知次日饗食之何在也。復值余危病，息偃在牀，百度皆廢，以至祠神祀先魚菽，不供糕果，不薦青燈熒熒。家人相對四壁，悄然而子女幼穉，但知令節不解人意，競來相聒。姜豹操井曰：「通子覓梨栗而衣，無襟袖兩手，瘡痂履穿，不直足趾在地，每一顧之，焦心腐腸，况復見其軒渠旋繞跳地作虎子耶？」今年

米價甚賤爲數十年來所未有窮閭細民無不食精
鑿製糕糜而余家則歲除無午飯趙元叔以窮鳥自
賦曰不飽暖于當今之豐年韓退之謂冬暖而妻號
寒年豐而兒啼饑余殆無媿此二賢矣特通子姜豹
之年正余侍先公先夫人及太夫人度歲之年也俯
仰今昔不自知其涕之無從矣嗟乎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雖然吾於此而有所進矣昔人謂士君子自
處固有生死不難決絕而落寞悲涼之際反惘然不
能自持如韓退之貶潮州而述封禪寇萊公居謫所
而陳天書也嗟乎余之落寞悲涼已十有三年矣憂
患頻仍不遑寧處饑寒頓仆莫必其命其爲落莫悲

唐易堂集卷八
涼亦已極矣其亦慎有以自持哉

再生記

丁酉冬十一月初五至初七日祁寒大風而余苦無
裋止一舊單縠者又爲鼠所穿其穴如碗平時擁書
兀坐而已肌粟毛豎時適送一客歸行至曠野間寒
風如刀無可逃避初九日遂大發病寒熱交戰雖其
勢劇厲然以爲此瘧耳可無他虞也始病數日猶強
起支吾及二十日竟伏枕不能起矣廿一日遂絕粒
矣瘧每三日一發發如排山倒海然余所苦者非瘧
也特苦胸膈迷悶口中作惡痰滿喉間耳每日惟啜
苦茗數十椀餘即湯飲入口必大嘔噦如是者三十

日至十二月廿一日覺胸膈稍寬醫者云當勉進粥
飲遂強啜之然僅能一口而止至廿五日復絕食不
能進矣戊戌新歲病勢益惡瘡雖緩而胸膈愈飽悶
痰益多每仰臥則痰從兩頤流溢而出口間喉間苦
惱穢惡不可名狀而痰糊其口不能出一語時又絕
食氣息如絲而五十日不如廁余因自念此必後不
能下故爾中飽必得滂然一行然後胸膈必寬飲食
可進也鄭三山先生聞之曰噫是何言也以四十日
絕食之人尚可以行藥排蕩之乎此萬萬不宜者余
謂當服行藥時先製大劑參苓待其一去即以補之
當可無恙有庸醫者聞余意欲行欣然從事既大泄

之後而胸次仍不寬彼曰此積食尚未消也復以消導刺伐之藥四劑令服之臨別時云服此四劑後似可服參矣及四劑以次服完而胸膈飽愈甚庸醫者曰若是則尚不可以服參也當再以四劑消導之時正月初十日也絕食已四十五日矣肌膚消鑠大肉盡去枯瘠如柴被外露骨手足展動須人爲力竟日暝臥畏聞人聲余亦自分必死矣既服初十日一劑則忽然嘔吐藥與痰雜出而嘔吐之苦心肝震蕩百骸俱痛每吐一次則氣絕半日庸醫者目擊之曰今而愈矣寒痰已動也苟頑結胸中則難爲計耳當以次服完餘藥然後加減可也十一以後每服藥必吐

吐必加劇日凡幾次余因止其藥不服十四日而嘔
吐止是時則已勺水不能進至十七日午間無端復
吐已不服藥四日而所吐猶藥也十八日復吐遂咯
咯出血至此萬無生理余於是訣遣家人囑付後事
家人婦子惟相對號慟而已無可爲計者一以囊無
一錢庾無一粒甌塵釜魚瓶罄壘恥則動皆窒礙一
以窮居鄉僻每事須人而城中骨肉手足無一至者
余因請老友張蒼睂至榻前屬以後事且語之曰此
言當告之家仲以次則伯叔從兄弟及懿親尊長而
無如無一人至者故以告之吾友我一瞑之後當依
吾言以次好爲之不然余之精爽可畏也張君受誠